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二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六

宋 王十朋 撰

書

上太守李端明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為姓博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

庾之夢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孰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者如覩景星至若出秉旄鉞如臨淮之元勲入緫台衡如衛公之風采者皆卓然為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佐其風流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具故曰李氏天下之甲門而數公者真天人也迨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有若文靖公在咸平景德

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敵和親之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有若文定公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冦萊公之禍以手板擊姦邪天下至今目為正人有若紫微舍人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蘇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大議決天下至今賴為社稷臣而蒼生猶

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主辱臣死之義力抗邊庭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絕英烈言言與赫日秋霜爭嚴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為烈丈夫而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之氣挺生華裔為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逦者上方興衰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高逸中付以喉舌之任公卿大夫相與賀於朝韋帶布衣相與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柱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

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

竦慄明公之諫諍固不在諫議勃之後也屢典名藩皆

著聲績姦贓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威聲固不在河南

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

明公之所優為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

處以為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為治亂之

分遠方問明公之安否而為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

藏而為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慰蒼生之望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今廼力辭柄任出牧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欝具瞻之望竊料明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蓽一賤生爾自總角聞先生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殆非一日第恨生居遐陬自處卑賤邈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適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某遂得與田夫野老犇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

少償素願矣然未獲進拜黄堂親承謦咳之餘少窺大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黿朝齎而裁書莫沐而修刺曳裾麾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得見天人也

啓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

覩實自夤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匙趨預深雀躍
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
居縉紳第一氷清玉潔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蟠翰
墨掃千軍之敵早收巍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
白首克全於一節游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
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謳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葢
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為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
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頼宣公之議克濟艱難

漢庭忌賈誼之才遼羅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為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脱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園職姑領於真祠官未還於舊物優游里巷頤養年齡門多長者之車座有賢人之榻量包海嶽撓不濁而澄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當宁方興衰而撥亂豈舊臣可置散以投閒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注必起渭濵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夷況我有種丈夫當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趣裝行

膺賜召如其者箕裘冷族蓬蓽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謏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决科名再上於賢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藺之誠易尉僊邦遂有依劉之幸自慚樗散實賴栟櫚欲修吾道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己去先聖之既遠非通儒其孰歸點也何如方起舞雩之詠參乎不敏預懷避席之懇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望塵伊邇頌德尤勤執贄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投緘記室先展事賢

大夫之誠

代曽尉荅交代

備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俄两易仰歎髙風之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憚驅馳第從鞭策恭惟某官家傳忠義天賦材猷門地素髙早聯姻於卿相仕塗初筮聊隱迹於江山宣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不動曹務自清朱轓皂葢乃賢主人黄門紫樞有真知己雖曲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徊固宜綰爵於天朝何

至易官於海嶠含鶴溪之舊治尋雁蕩之勝游白面紅顏姑作神仙之隱金章紫綬竚期臺閣之榮士論素期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冷族筆硯寒生二十年勞苦而末第始登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效去何速也期不待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質獲承既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多幸方圖趍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仰攀懿躅顧續貂之媿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

快

代謝同文館解

東書千里不嘗太學之虀鹽戰藝三場偶綴同文之龍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知媿竊以學者幸朝廷之偃武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關之遺士網羅聖代之棄才為選最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豈知樗櫟之兼收如某者海角鯫生蓽門賤士業之箕

裘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鄰之慈母三冬務學屢求解字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鵠偶遇韶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麟書而謾習欲慕武崔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玉川手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鼓篋帝都深期厠迹於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摳衣入室對多士而氣

驕血指汗顔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心實耻之雖出門無嚙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抱玉效卞和之泣焚舟起明視之慙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而大敵勇天使其成不煩三獻之勞輙辛一名之預恩踰望外喜溢顔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多族馳所至有聲之譽藴無施不可之才出為五馬之貴侯來繼三賢之高躅夢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至青衿之小子稍知黄卷

之古人仰荷陶鎔偶膺薦擢𦀚敢不勉修事業早赴功名收一第於少年慰雙親於未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使君在泮之恩嗅梅蘂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窟行帶天香

代謝鄉解

棘闈戰藝英髦多闕里之徒貢籍標名寒賤綴卜商之列濫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剌之慙竊以朝廷當投戈講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專尚詩書之技不求鞍

馬之功羽干服蠻貊之邦俎豆息烽烟之警賢關新闢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既廣育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若寛弘者亦兼用賦得凛凛大竒之士有多多益辯之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為盛世之光如某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父兄之訓獲從師友之游期頭角之稍踈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旦在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賔無杜甫如神之筆識陋井中

之小文窺管内之班謏同孔鯉之趨庭屢作曾參之避
席坐閱三歲未通一經周誥商盤方苦聱牙之難讀李
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末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
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蠅况東嘉號多士
之躔而樂成居濵海之邑由舍法之一罷更科埸之七
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鷁士氣若死灰之冷江
鄉類窮谷之寒人指儒冠悠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揶
揄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人大敵之

勇曾何敢當二十年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此得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擢某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為造中庸之門戶舒戕點翰尚期一第之可收釜鬵昻霄庶及雙親之未老上酬聖造下荅己知

陞補上舍謝宰相

業肄賢闗濫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媿居羣俊之先嗟

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釁之何亟有稽伸謝徒切銜恩竊以興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俎豆而闢軍旅洪惟上聖獨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專務衣裳之化矣其文德雖灝灝爾噩噩爾之書無以加烝我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槐市之載建紛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熙豐之故事謂科舉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以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誠選既至艱得宜無濫如某者受才猥瑣賦命窮奇齒才及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干而葢緣有母輙施鼠技妄習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束高閣兼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姑為咲先生趙夫子陸文通之鑿辭親故里鼓篋上庠幸廁迹於裒衣獲執經於絳帳半世僅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

之資大禍俄及未副倚門之望遽罹枕塊之憂三釜之志既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為親而求禄自傷無禄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蓋伏遇某官命世大才廸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徳為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既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闢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軻之後率天下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

萬間廣厦俱懽多士之顔遂致繆庸亦蒙教育其敢不

益修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凖繩資哲人之鼓鑄儻

離塲屋粗有進身之階仰戴陶鈞莫知報德之所

謝王大博佐

某官挻天賦之才富家傳之學短檠三載俯輩諸生丹

墀萬言巍冠多士榮處師儒之任蔚為庠序之光應列

宿於星躔閲異書於芸省既作鵾鵬之化尤憐燕雀之

卑顧叨冒之曷因由吹嘘之有素某敢不勉精術業益

勵猷為磨鈆鈍以為銛策蹇駑而睎驥雖場屋未脫久甘太學之虀鹽儻心印可傳願受宗盟之衣鉢

昌齡弟送定葉氏

家聲不振有同陳族之貧婚禮再修輙慕齊邦之大自非特達肯遂懇求荷臭味之相忘喜葭莩之有託某以季弟某年曽有室事俄至於斷絃伏承令妹德最宜家志方艱於擇嚮用憑媒妁妄議姻聯荷寵命之不渝諒夙緣之非淺適契三星之候敢怠良時溥修五兩之儀

式將微意

昌齡請期

早沐恩私旣遂求婚之懇再殫愚悃預聞授室之期月惟建丑之良日擇生明之次恭遣季弟躬造高閎願諧二姓之婚幸賜千金之諾

聞詩定孫氏

求婚於世姻之門夙緣非淺歸女於通家之子舊好愈敦幸無齊鄭之嫌竊比潘楊之睦約旣前定言終不渝

伏承令女乃吾家之甥想不嫌舅氏之薄某男某辱東牀之選固稔知姑女之賢況庚甲之相同亦門閥之甚偶兒時聚戲不殊同隊之魚吉卜協從是謂和鳴之鳳有幣不腆別牋以聞

回錢氏送定

早同筆硯雅敦伐木之風晚結葭莩再講通家之好雖媿崔盧之大族庶幾王謝之世姻伏承令嗣名著賢關何止通一經之學某女幼傳姆訓僅能誦七誡之篇姑

待年於父母之家願執帚於君子之室

代送定

萬張

通家有子偶同太學之虀鹽臭味為媒濫折偲源之桃李念夤緣之不淺荷翦拂之非凡既蒙阮目之青寧媿齊邦之大伏承令姪女儒門孕秀女教傳芳想七誡之素修諒五長之並有作配宜求於禁臠于飛寧顧於蓽門而某男某身尚白丁業惟黃卷賢異南容之不廢貫

同子晳之非夫妄求詠絮之才偶中牽絲之選幸逢張
負之賞識寧患久貧庶幾畢萬之家風從茲必大

楊李

門闌素冷生華有類於枯楊臭味本同託庇幸逢於僊
李良媿鄭齊之非偶豈同夷虜之論財輒恃夤緣敢通
媒介伏承令女内閑姆訓外著婉容宜歸高節之伯鸞
肯配非夫之子晳而某弟某年雖踰冠學僅知名未能
去三惑之非何以稱五長之美仰固荷於不鄙退甚慚

於匪宜既遂顧懷之私敢伸言定之禮謹憑媒氏專叩

高閎

劉賈

託庇仁人之里為幸已多通婚大姓之門受恩非淺喜踰望外媿濫顔間伏承令女年少甚都蓋女中之賈誼而某男某天姿不慧非昔日之劉郎况三復之未能豈五長之敢稱偶預東牀之選誤蒙青眼之知吉日載涓允協鳳凰之兆繁文盡去薄修羔鴈之儀

季孫

族降臺輿有媿魯孫之後家傳簪笏雅欽楚相之風曽牆仞之莫窺豈婚姻之敢議偶因執斧遂獲牽絲某以弟某壯室偶睽勢難終於鰥處伏以令妹宜家素著禮尤謹於孀居絲蘿幸遂於仰攀琴瑟式諧於再御門乏陳平之車轍誤辱重知家無温嶠之鏡臺曷將厚意既奉千金之諾薄修五兩之儀

賈宋

俯念寒門欲婚姻之早畢仰攀富族豈財利之是論受恩非凡懷媿不少某男某天姿不慧無洛陽年少之美才令女華胄甚遙有廷芬諸子之餘習茲因瓜葛之舊願結葭莩之私諾既奉於千金幣敢陳於五两

錢曹

女則以子娶之雅嘗有約大雖非吾偶也夫亦何嫌況弟兄之約殆三紀于茲而婚姻之謀非一夕之故端為知己曷嘗論財伏承令女誦七誡之章素有大家之風

味而某男某叨十才之裔媿無先世之名聲選濫預於牽絲禮輙伸於納幣如魚同隊念兩家生子之初為鳳和鳴協五世其昌之盛

李季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莩再結荷阮目之常青雖云臭味之同亦自夤緣之幸伏承令女婉容玉潔懿德蘭馨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女某男某年丁幾冠才愧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遽效梁鴻之求偶質

無甚秀濫為范甯之生表不素奇媲作甘公之壻非自通家之舊豈諧擇鸞之歡諾既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介鳳飛鸞合嬀姜之雅好難忘鴈往魚來劉范之世婚不絶

代回送定

周毛

陳平之美非久貧早覿奇相義方之娶為知已益見高風仰欽蚌腹之生珠俯媿葭姿之倚玉棠恩有自揣分

何堪伏承令嗣主簿巍奪錦標時競貪於擇壻而某女子貧修布素人或耻於采𦯀一言不變於前盟輿論咸嘉其高誼辱鴈贄之良久報鯉書而太遲曲賴厚知不誅茍禮私門素冷偶逢鳴鳳之吉占老眼濫青遂得乘龍之佳壻

陳鄭

鮑知慕忽敢懷請妻之私嬀不如姜遂免辭婚之議兹通家之已久宜同氣之相求伏蒙令嗣出自豪門素號

千金之子而某女子生于敝族豈知七誡之書誤縈合姓之求恐負宜家之責辱鴈贄之來久媿鯉書之報遲不娶大邦公子胥善自為謀之美願為佳耦吾宗無何以能育之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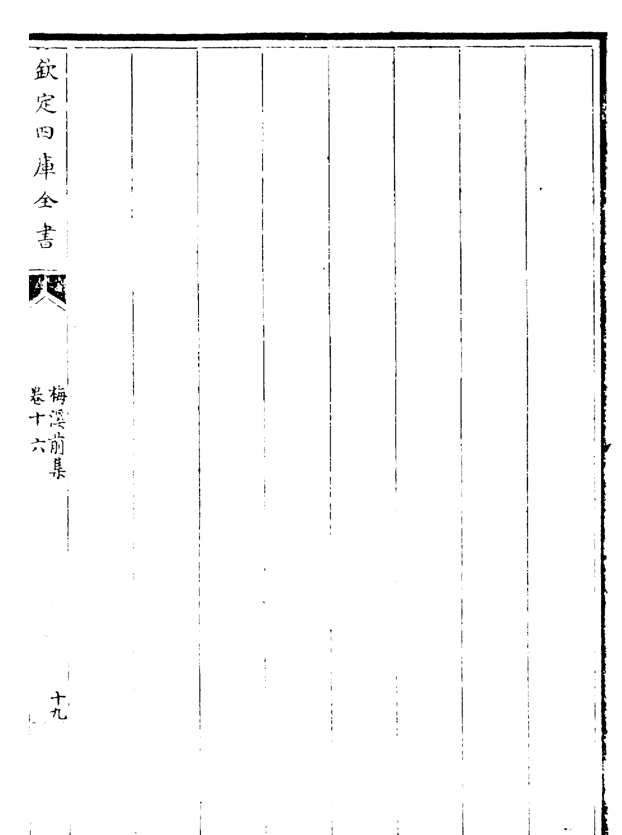
黄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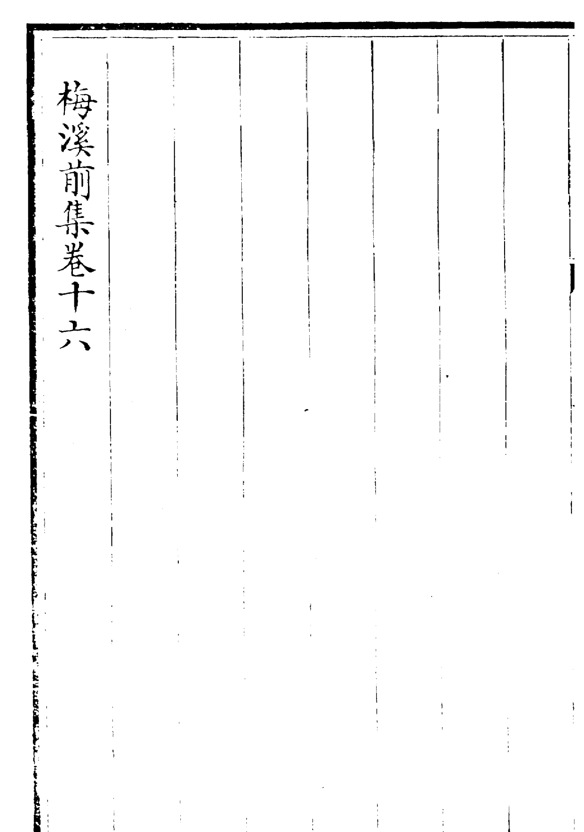
俯慙冷族雖非叔度之清流仰援高門誤辱偃王之華曺諒夤緣之有自荷聘問之多儀伏承令器早逹義方習詩禮其有自而某女子未閑姆訓奉箕帚以何堪過

蒙蔚非之求重辱蘋蘩之託况鳳占之協吉其何敢辭
既鴈幣之拜嘉永以為好

陳謝

門地素微濫出有嬀之後裔婚姻非耦誤攀康樂之名
家揣分何堪捫心知幸伏承令姪義方素習固嘗聞禮
以聞詩而某女子姆訓未閑第可為絺而為綌荷非葑
之不棄獲蘿蔦之恩親既辱華緘仍蒙重幣其為感佩
罔罄敷陳





梅溪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七

宋 王十朋 撰

序

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

之賢延為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黄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疎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

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松菊季膺思千里之蓴鱸賀老疎狂於鑑湖李愿徜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跨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節行修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徳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

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為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其海角賤生方獲摳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崗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生去兮鸞飛鳳翔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於横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囊中得其遺藁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藁其典刑乎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輙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遇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役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

日之氣使然也予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辯尚有壯年之風其年少狂妄幸得以詩禮與翁接獲陪緒餘之論乘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不輟一日常不下數首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槀示予皆近作弃藏

之歲餘而翁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録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壹欝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留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謙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澗嚴閣梨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梨之為人必繼之以欷歔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

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絶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遯迹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

朽盖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栁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潜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嘘奬拔之力則聲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

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譽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甚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已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娱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今二十三年矣平生

製述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歎其不遇知已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敘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為遠而前塗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

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歎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最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

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吴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鋭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

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异日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叔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

其嘗謂古之取士先德行後之取士尚文藝雖人事若不同科而天理未容或異以德行取士人事固與天理合以文藝取士人事固與天理違然天理默行於人事間世有莫得而知者唐王勃楊烱之徒以文章號曰四傑而德行無取焉裴行儉嘗見之已不許其遠到且謂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四子詎如其言行儉非神也而能料人如許其必以天理卜之乎由是知科舉取士

雖專在文藝間然由文藝進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遠大之地吾鄉先生賈公其文藝德行兼長者與早歲蜚聲太學名上賢書久矣天欲大其器而晚成之淹徊且二十載隱居鹿巖行誼卓絶月旦鄉評及行道之語咸謂先生陰德在人天必相之年令且五十以免舉赴春闈政天相先生時也豈不見其眉間黄氣乎天理已著見於此自今而後學者知德行可取富貴不專尚齗齗文藝矣某既著為天理説且拭目以待欲驗斯言之不

妄云

送吳巽萬犀赴省試序

韓退之作師說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弟子予初恠其言謂師者人之模範寧有不弟子如耶紹興甲子予闢館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師席見推執卷而從者四十人常月較其文用三等以品第之其間藾然以才名稱者十餘輩齒頰錚錚類能道驚人語予踈繆反資其發藥者居多然後知退之言為不妄是歲

朝廷修三載故事下詔取士予欣然對鄉人語吾徒其必有人乎既而有燕巢於堂形如品字識者知其為祥是秋萬子庠中鄉選徐子大亨中國學選吴子翼中同文館選一時物論咸推梅溪為盛事且二三子尤予平昔游揚俢大號為上游者予用是竊知人之名冬十一月同舍展餞禮時徐子居賢闗獨吴子萬子預焉酒三行予祝之曰昔公孫弘以賢良召轅固生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今二子將戰藝春闈射

策天庭當不負平日所學公孫不用輚生言以阿合取容雖能𡚁然為舉首用布衣取封侯君子不貴焉子慎無忽吾言西行見徐子問訊無恙外道予語告之果能如張籍不叛退之否明年之夏緑槐夾道拂面薰風有青衫少年聯騎而歸天香滿袖喜氣津津出眉宇間過我於梅溪者其三子乎

為林彥明干秋穀序

濟南林君訪山間謂不孝子王某曰子知今歲之大有

年乎富者廩積貧者缾儲惟吾懸罄室中聚數十指而啼饑耳子盍以盈幅之紙為吾之田疇數寸之管為吾之犁鋤寫一二心聲為吾之銍艾吾將穫于故舊之鄉歛於仁義之里稇載而歸庶不虛為樂歲人也某聞之惻然因召楮先生管城子而與之謀皆感慨動懷遂書此可憐語以告指廩君子

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闢家塾於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

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象數五行通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咸采名於杜詩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賔主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巖桂一本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軒焉其景物絶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蘊秀取剡溪蘊秀異句由淵源堂而東有舘焉主人處子於其間予之來

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軒之内有齋焉書籍粗備足以自娛名曰富學取學業醇儒富句藴秀軒之内有齋焉吾同舍日摛藻於其間名曰輝聲取自怍一日聲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齋焉虚而曠可以羣居名曰集彦取且隨羣彦集句淵源堂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虚之會有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歸名曰愜義取首唱愜

大義句蘊秀軒之隅有丈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裴李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葢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故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其勿為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淵源堂為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記

四友堂記

家君燕坐乎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丈夫之於世窮達之道不同而其所樂一也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嘗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為得志者之所為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幸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

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故名之曰四友也明窻棐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瞑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嘯傲於一尊之中而逍遥乎無何有之鄉者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疊牕几興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卧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

窓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温南牕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凉飇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塗者吾不為也語畢某拜而記之

綠晝軒記

出簫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遠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

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峯巒竒偉林麓静深有泉發於其下可飲可濯於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嚮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蓊欝蒼翠嬋娟瀟洒播為踈林舒為濃隂舞清風揺蒼煙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隂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隂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盖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於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

掬明瑩枉盤冷襲襟宇魂清氣爽深枉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有客游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奇寓之於目得之於心有若不能忘者主人曰客為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緑畫新就之句愛其清新峭拔恨斯景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采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曰可客為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

氣象生綃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綠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來披雲拂玉天籟之奇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大井記

予始祖五代末自錢塘徙於温州樂清之左原迨今無慮二十房唯吾廬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閱二百年矣家之東南有井焉不知其疏鑿之始其深纔二丈方不踰丈水清而味甘寒於夏而温於冬〻至歲亢旱他井皆告

枯茲獨不竭提罌而汲者駢集也大觀間吾家築新門遂徙舊門為井亭作牀以護之植雙桂於南北兩旁名其亭曰投轄皆先人之雅致也宣和辛丑北敵犯境吾廬數千百椽燎而為埃惟是亭與門幸而獨存葢吾家遺迹也是井有三可書當大父之世鄉人號吾居為大井頭王家井非甚大而以大得名以其大於他井也非吾家大之見大於鄉人爾宣和壬寅大父得疾服藥思鯽魚時方盛暑不可遽致先人憂見顔色遂垂鉤於井

獲巨鱗予時年十有一侍立井旁親見之井初無魚先人素不善釣蓋孝感也紹興癸亥予闢家塾於井之南朋友歲集焉飲灌洗濯率資其利至庚午季夏羣臧夜汲以有光告予往視之果不誣嘗作井光辨以識之矣意謂魚鼈之族鱗甲文理發光於夜或螺胎蚌腹產珠以自照然未可知也必有博物君子辨之者是井有能大名有孝感之異有光輝之象其可沒而不書耶且三者皆予耳聞目見之實非誕語也然是井可目曰大曰

孝曰光予獨以大名之者先吾祖也作大井記六月二十六日書

代笠亭記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頃蓋先業也吾季弟昌齡日課農事於其間有雨暘風埃之患蓋焉而手疲屩焉而足繭皸面目暴肌體身勞而況惡於是即田之畔因隙地夷積石創容膝之亭而名以代笠予聞而勞之曰子亦良苦矣然子之志巧於以物代物而子之心樂於以勞

代勞也子少蒙義方之教將以祿代耕一戰賢闗爭違其願懼事親日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歸於家躬菽水之養以代之子以二兄日從事乎黃卷不知稼穡之艱難懼田園將蕪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淵明之詩賦勸農之章躬隴畝之勞以代之朝東臯莫西疇厭春雨秋陽上笠下屩之縻手足也遂作亭以代之此子巧於以物代物樂於以勞代勞而孝弟之道實寓乎此亭也吾家多難生事蕭然親喪在殯窀穸之奉未畢正人子

痛心之時子於勞苦葢有不得而辭者矣然子於耕稼之餘手不廢卷日與竹先生昌齡曰硯監曰竹先生毛頴陶泓諸子從游於是亭而深得書林藝圃之趣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則當為天子代言之士移畎畒所樂之道而論之於廣廈之間則當為代天秩物之事子之以物代物也其智愈大其以勞代勞也又將移孝而忠矣奚止以一亭代笠而已哉吾弟勉之兄某記

觀水記

梅溪之南有巨溪焉會一原之水而東歸者也俗曰前溪時惟孟秋淫潦踰浹平原出水會天色少霽吾徒以觀水告予與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崖其狀也如雪飛空如銀沸鎔如熾萬薪而煎九鼎之湯激焉而珠洶焉而雷壯乎哉其不可以形容也顧謂諸友曰孟子稱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諸友今日之觀其有得於水乎時同行十有二人李大鼎庚謝鵬臯朋周千里震鄭遜志童侃鄔一唯夏伯虎陳廣予與焉不往者二人

謝與能楊寓庚午七月二十六日記

巖松記

野人有以巖松至梅溪者異質叢生根銜拳石茂焉匪孤森焉匪喬栢葉檜身而松氣象焉藏參天覆地之意於盈握間亦草木之英奇者予頗愛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成室稽古之暇寓陶先生鄭先生之趣焉是日與同舍飲茗談故事因共觀之咸有欲得之色予曰有能賞之以言者予不敢吝俄篇章爭先而並至皆佳作也予

不暇品第之莫知所贈因徙至予會趣堂與八齋之衆共之且告之曰諸友講於斯食於斯游息於斯是松也常在眼焉奚必几案間然後為吾物耶雖然是松之意不可不知也巖䖍質松肖形諸友不凡之姿也青青之色凌傲霜雪諸友歳寒之心也欝容輪囷若偃若伸爪距奮而鱗鬣生諸友變化之象也今日之觀豈曰玩物而已哉唐人之詩曰勗君青松心予於諸友亦云紹興辛未四月晦日記

追遠亭記

儒與墨其道本相為用故世謂之孔墨然先師孟子獨䶍然闢之以為無親何也蓋二家皆尚儉儒儉於其身而厚其親墨氏身親俱儉焉儒治喪以厚墨治喪以薄儒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墨氏乃以薄為其道宜其得罪於名教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而曾子遊孔門以孝稱夫子為叅作經其末章有曰卜其

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參發明夫子之意而為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伋又廣曾子之意而為之言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行其所學於師者盡棺槨衣衾之美以葬親富踰於前而葬亦踰於前其闢夷子之言足以為萬世人子之法師友淵源得有所自也吾徒錢生萬中年少而好學居家以孝謹稱其喪祖母氏也能竭力以佐父其奉窀穸

之事得吉地於黃輿之原以為藏室極其工力而不計其費又築亭於其前以饗之名曰追遠將葬來告於予曰大事有日亭無文以記之敢請予曰子孝以事親而厚其所逮事用孟子不儉之訓以治喪又采曾子追遠之語以名亭將不忘於春秋之享子之存心如是之厚謂子非儒者流可乎予敢以荒迷蕪陋辭耶於是乎書

紹興辛未十月日記

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為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

緼著為七篇之書蓋其自得有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
源豈無所自云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蓋由誤觀
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為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
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
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者而
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
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為一堂
即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詔其子孫曰親師友之淵

源噫公之為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日益親淵源日益叩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取有隸天子學登鄉老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列之學者推周氏為盛蓋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覿其遺迹時公化去已二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

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兒游幸為我名其堂且記其事㝵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并書其大略俾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細論堂記

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主人與客日飲文字於其間紹興癸酉予與其徒數人游剡溪客於主人之館登是堂而陪芳尊者屢矣主人曰客與我名之予因誦杜少陵憶李謫仙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

重與細論文顧謂主人曰君游太學且十年筆硯之交滿天下然尊酒論文之時少而江東渭北之日多當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夕把杯邀月而月不能言俯地見影而影不與君語雖有胸中萬卷書將誰與論乎予與君為八年同舍之舊而不見者已五年矣況君之所欲見者不止於予而所不得見者蓋有不止於五年之久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五年者能有幾而會合如此之難思之寧不慨然耶君不予鄙而以論文見

掐者亦五年矣予方奪於憂患而困於貧賤雖屢勤魚鴈之書而久違鷄黍之約今乃不憚數百里遠訪君於雪深興盡之故溪獲重上君子堂對酒尊而共燈燭又幸坐中之客無薰蕕之不同相與論文固有不可已者然予學淺識陋尤怯於文字之論他日博雅君子如李杜卑過君之門而登君之堂君當設醴而與之細論可也予欲采杜詩新章而名之曰細論君以為如何主人曰善遂書之四月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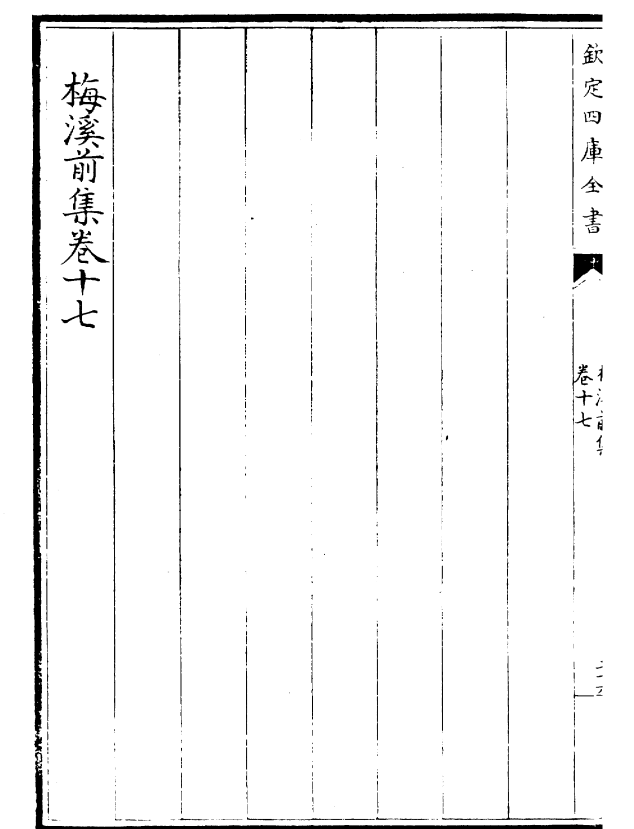
舫齋記

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特縉紳坐斯患也雖出世之士亦然佛之徒本逃名晦身若無意於世者然世之善知識其道學有餘可以淑諸人應緣而出有不能自已者其間好進之徒怵於利欲往往賄以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者蓋紛如也惟昌壽淨慧師則不然師少游錫異方潛心佛隴志識學問出人一頭業成而還為緇林所推服始傳教於永嘉之開元再傳於福聖既而以疾求

還故山住壽昌教院凡若干載年愈尊德愈隆道俗愈歸重然即未嘗一日不以退居養老為懷世緣挽之而莫能自脫也某與師有二十年之舊一日訪師而師已獲遂其退老之志居所謂舫齋者欣然見顏色間指是齋謂某曰子為我記之某曰師昔嘗乘無量大法舫游無邊大海中出大誓願力濟百億萬大衆矣今茲舫也其形模似矣然而閣焉而不能浮靜焉而不能濟隘焉而不能容師獨善其身可也如衆生何師咲曰吾師乘

法舫而游人以為無量也吾不知其為大今吾即是舫以居也人以為不能容也吾不知其為小且夫迹有去住而道無去住形有小大而法無小大身之進退迹也舫之大小形也吾出而化億萬衆於人世間者以無形之舫行無量之法爾退而寄老病之身於故廬者假有形之舫藏無量之法也將使夫聞而化者無貪於得無嗔於不得無癡於必求其所欲得又焉有賄而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也如子之所謂乎然則吾之退也未

嘗無教化也茲舫雖小孰謂其非無量無邊法具乎某
媿其言退而記之紹興乙亥三月日記



梅溪前集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張　鈞
謄録舉人臣秦　朴